



詩語背後

深圳十峰之約

遙遙霄漢外 騰躍碧波中 青黛載新邑 嫣紅入遠空 溪流何宛轉 草木正蔥籠 趁得三秋好 相邀上十峰

深圳有「一夜城」之稱，言其年輕，亦指建設速度快。作為新深圳人，我希望盡快融入其中。可沒想到的是，融入這座以高速發展聞名的大都市，會從愛上它的山水開始。

2020年3月底，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聯合《深圳晚報》發起「深圳十峰」投票活動。4月上旬結果出爐，依得票順序，梧桐山、七娘山、陽台山、塘朗山、梅沙尖、蓮花山、大南山、鳳凰山、大雁頂、大筆架山入圍。

我2021年7月來深圳工作後，陸續結識了一批喜歡登山的朋友。8月7日首次行走梅林山郊野徑，恰逢立秋，就建了一個「立秋登山」微信群，以便溝通聯絡。

遍覽深圳十峰，無一不是山水大觀之景象，山環水繞，城在其中。但細細品味，仍各有特色，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山水為主，城市只是山水的點綴，七娘山、大雁

頂、梅沙尖、大筆架山都是這樣的；二是以城市為主，山水成為城市布局的一部分，鳳凰山、大南山、蓮花山屬於此類；三是介於兩者之間，山水和城市均佔有較大比重，相輔相成，包括梧桐山、陽台山、塘朗山。

除了各具形勝的自然風光，深圳十峰還蘊藏着獨特的文史內涵。在梧桐山上，我們對深港一帶的山海風貌以及深圳河兩岸的歷史變遷有了真切的感悟。陽台山拔地而起，讓我們看到了深圳這座濱海城市如何在山、海、城一體中演繹自己的成長風格。

「立秋登山」是一個開放性群組，每次登山者都不完全一樣。大家來自不同行業，為了登山這個共同愛好走到一起。有的參加多一些，有的參加少一些，都覺得頗有收穫。

驅體健康乃題中應有。登山不比其他運動，運動量的大小，通常不由個人自由裁量。登山是集體行動，互相鼓勁，中途是很難退出的。

● 江鄰



心理健康是登山運動的特有優勢。現代人由於工作、生活壓力大，容易滋生各種心理疾病，不走出戶外，很難排解。

人際關係健康在登山活動中也很容易感知到。當你將登山作為一種社交活動，你會發現山友之間的關係是最純粹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道德健康。登山久了你會發現，每位山友都是環保主義者和熱心人士。沿途撿拾垃圾，互相支援助物，提點注意事項，是理所當然的事。

南國入秋晚，11月7日已立冬了，在山上才覺出些秋涼。從立秋到立冬的三個月裏，我們追尋着山水嶺南若有若無的秋意。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司空明是什麼作家？

記得有論者說，活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司空明，是個純文學者。這一說法，一度令我懷疑，因為，我打從1970年代入報界起，便看了司空明不少報紙連載小說，和他的單行本、三毫子小說。

那麼，他的作品不是純文學，就是俗文學了？在當時，我確是認為應將他歸入通俗作家類別。但又有論者說，指他是流行文學作家如何？

未深入討論前，先看這一段：「春夜的薄暮，使樹叢裏篩下來的月光細碎而朦朧。他們在荊棘中摸索，三個人互相以緊促的鼻息聲聯繫着，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掩蔽的地方。」

這是司空明「三毫子小說」《情魔》的開篇。描繪得很細膩，用詞也非粗言俗語，一言以蔽之問之：很「雅」了吧？

其實，司空明的小說，開首大都很「雅」的。又如那部《無依的海鷗》：「深夜，街上靜悄悄的，大地又回復了寂靜，只有一家亮着燈光的酒吧，從矮腳門裏，透出一股熱騰騰的肉肉味兒，使冷



●這是雅文學作品？ 作者供圖

峻的空氣中有着有一點兒特別的氣氛。」

書名是「文藝」的，行文也很「文藝」，但要證明它不是一部「純文學小說」，那還要看內容，看它表達的是什麼，看它是否具有深層的意義，看它是否能振聾啟聵，影響社會人心；而要達到這一層次，即是作品的內涵要勝過這些「雅」文字。而通俗文學是提供消費的文學，強調故事性、情節性，是「讀者文學」，而純文學則是「作者文學」。

通俗文學在類型方面，多指武俠偵探、社會言情、科幻神怪等等，這些，純文學是鮮有接觸的。

司空明的小說，文字確是很雅雅（雖有點西化），但內容卻流於俗多；畢竟，他寫小說是為稻粱謀，內容必須娛樂讀者，要娛樂讀者就須「通俗」。

至於他的作品是否「流行文學」，那就必須明白什麼是「流行」。而「流行」，很多論者都將它和「通俗」掛上鉤。不錯，要流行就必須迎合讀者；要「迎合」就要「通俗」，甚至要「媚俗」，那才能洛陽紙貴，一紙風行。

司空明是否流行小說家，這很難證明，很難證明他在讀者中的接受程度，銷數也沒明文記定。

因此，司空明非「雅文學」作家，我始終當他是「俗文學」作家。但他生產的作品一部又一部，多張報紙紙相連載，可證他確實受歡迎，否則，出版商也不會找他「炮製」下去了。那麼，稱他為流行小說家吧，亦可。

司空明，名周鼎（1921-1997），正職報人，兼職作家。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打油詩」之《殺野豬》：當冇數；唔揷；遲早一煲；爽啲手；闊佬懶理；殺埋身



細佬，你發唔發覺崇山峻嶺越嚟越難搵食呀？阿哥，有啲落市區囉！



唔係你哋呢度又起樓又起樓，我哋會使嘍垃圾填埋野食！



阿哥，1, 2, 3, 4, 5, 6; 成6隻野豬行咁多嘍！聽講，野豬一胎可以有十幾隻，一年又可以有幾胎嘍！依家啲人，一係就話唔生，一係就話移民，我諗嗰邊野豬多過人嘍？



你雖然係野豬，你都可以有啲呢生存權利！你有野食，我喂你；有人想殺你，我罩你！



孔子，聽講香港就嚟有個「殺野豬」大行動；唉，「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老子，係佬「殺之有因」，不過要「行之以慎」至得！



咁殺定唔殺呀？

《粵語講呢啲》 「打油詩」之《殺野豬》，當冇數；唔揷；遲早一煲；爽啲手；闊佬懶理；殺埋身

歷史與空間

● 盧業樑

英華尋根：華人在海外的求存與傳承(下)

（接上文）我回顧這段華人越洋謀生的血淚史，當年腐敗無能的清朝變成百廢待舉的中華民國，繫着「豬尾巴」小辮子的中國人「賣豬仔」漂洋過海謀生存，而今時今日，穿戴光鮮的中國人以管理層身份為南洋諸國輸出高鐵技術，前後對比之強烈堪稱脫胎換骨。

在文化和教育的傳承上，馬來西亞華人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堅持，他們不忘根本，堅持把下一代送到當地的華文獨立學校，接受正統的華文教育，修習中文和文學。除了兩岸三地以外，馬來西亞是唯一擁有小學、中學、大專完整中文教育體制的國家。

1955年，馬來西亞政府發布了《拉薩報告書》（其後還陸續推行一些法令），規定馬來西亞要實行「一種語言，一種源流」，原則上只教馬來文，教中文的就不能得到補助。

生活點滴

冬吃土豆

● 田雪梅

秋收冬藏，在我記憶中，鄉下人家土窖裏儲存得最多的莫過於土豆。土豆胖墩墩的身材，灰土土的外衣，給人憨頭土腦的感覺。它表面敦厚，內裏實在。

冬天，土豆是鄉下人家過日子的看家菜，一個個其貌不揚的土豆在巧婦們的手下化成一盤盤色香味俱全的佳餚，可饌實，可唯美。整個冬天，清冷日子在一個盤土豆的轉變中過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暖意融融。

土豆片、醋溜土豆片……土豆片和青椒搭配簡直是絕配，無論色相還是吃相都令人歎為觀止。巧婦們對待冬日的主菜土豆，可謂十八般廚藝齊煉得爐火純青。熘炒、醋溜、涼拌、油炸、紅燒、水煮……土豆不挑不揀，樸實無華，甘願當配角，也能頂得起主角的架子。

用勺壓成泥，依老人小孩的口味，撒一些白糖或鹽末，拌勻即可吃，開胃助消化。鹽焗土豆是冬趣之一。爐膛周圍塞幾個土豆，烤一會，用火鉗撥轉一下，夾出來，磕磕爐灰，剝掉皮，外脆內綿，焦香誘人。